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潘彼得

(下)

巴利著

梁實秋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潘 彼 得

(下)

巴 利 著

梁實秋譯 葉公超校

漢 譯 世 界 名 著

編主五雲王  
庫文有萬  
種百七集二第

得 彼 潘  
册 二

Peter Pan and Wendy

究必印翻有所權版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

原著者

Sir J. M. Barrie

譯述者

梁 實 秋

校訂者

葉 公 超

發行人

王 雲 五  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商 務 印 書 館  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 務 印 書 館  
上海及各埠

\* C 五六四

朱

## 第九章 永無鳥

彼得聽到的最後的聲音是鮫人一個一個的回到海底寢室的聲響。他是離得太遠一點，聽不見他們關門的聲音；但是珊瑚窟的門上都有一個小鈴鐺，開闔的時候總要響的（大陸上的房屋都是如此，）他就聽見這鈴聲了。

水漸漲高，漲到他的腳上了；在未淹沒之前，他爲消磨時候起見，凝視着湖上漂流的一件東西。他想這必是一塊漂流的紙片，也許是風箏上的一部分，妄測着漂到岸上來要用多少時候。

他忽然發見這件漂着的東西一定是有意的來到湖上，因爲這東西衝着波浪而來，有時戰勝了波浪；彼得總是同情於弱者的，所以看着這東西勝利，便忍不住要鼓掌；好勇敢的一張紙片。

實在不是一張紙片；是永無鳥，立在巢上拚了命的來救彼得。自從她的巢落水之後，她學會了用翅膀鼓動着，居然也可以勉強航駛了，不過彼得辨識出是她的時候，她已經是很倦了。她是來救

他，把巢給他，雖然裏面有卵。這鳥是有點怪，彼得雖然對她不錯，不過有時也收拾她。我想這鳥大概也像達林夫人一般的人一樣，看着他還是乳牙未換的孩子，心裏不忍。

她向他呼喚告訴他她是爲什麼來的，他向她呼喚問她在那裏做什麼；當然，彼此誰也不懂誰的話。在神奇的故事裏，人可以隨便和鳥談話，我真願現在也正在這樣的一個故事裏，好讓彼得和鳥隨便的問答；但是要說實話，我只好把實在情形說出來。他們不但彼此言語不通，並且把禮貌都忘了。

「我——要——你——進——這——巢——裏——來」，鳥叫，極力的叫得慢而且清楚，「你——就——可——漂——上——岸——去，——但——我——太——倦——了——不——能——再——向——前——送，——你——游——泳——過——來——罷」。

「你說的是什麼呀？」彼得回答。「你爲什麼不照常由着你的巢漂去？」

「我——要——你——」鳥又從頭說了一遍。

彼得又清楚的慢慢的說了一遍。

「你——說——的——是——什——麼？」

永無鳥有點惱了；她們的脾氣是很躁的。

「你這個小傻瓜，」她大叫，「你爲什麼不按照我的吩咐做去？」

彼得覺出她是在罵他，所以他也盛氣的抗聲說：

「罵你自己呢！」

然後不謀而同的罵出同樣的話。

「你閉上嘴！」

「你閉上嘴！」

但是這隻鳥決心要救他，所以她盡了最後的力居然把巢划到岩石。她飛上了天；把卵放棄了，爲的是使她的用意明瞭。

他終於是明瞭了，扯住了巢，搖手向頭上飛着的鳥致謝。她在天上迴翔，並非是爲接受他的謝意；她更不要看着他爬上巢去；她是要看看他怎樣處置她的卵。

裏面有兩個大白蛋，彼得拏了起來，心裏盤算。那隻鳥用翅膀遮住了臉，怕看她的卵的結果；但是還忍不住的從翅膀縫裏向下窺探。

我不記得告訴過你們沒有，岩石上有一塊桶板，是從前一些海盜釘進去的，作爲藏銀的記號。孩子們發現了藏銀，有時淘氣起來便把金幣鑽石珍珠等等灑給海鷗，海鷗當做食物來啄，知道被騙了便惱怒着飛去。木板是還在那裏，斯大奇把他的帽子掛在上面了，是一頂寬邊不透水的油布帽。彼得便把蛋放在帽子裏，把帽子放在水上。漂得美極了。

永無鳥見他如此，大叫起來向他表示敬慕；彼得也和着她歡叫起來。於是他跨進巢去，把木板豎起當做桅竿，把他的襯衫挂起來當做帆。同時鳥也落在帽上，又服服貼貼的坐在她的蛋上。他向那方面去，她向這方面去，皆大歡喜。

彼得上岸之後，常然是把巢停在一個鳥容易找到的地方；但是油布帽太好了，她竟放棄了這個巢。這巢到處漂去，以至於粉碎，以後斯大奇到湖岸上來，常常看見鳥落在他的帽子上，痛恨極了。以後我們不再見這鳥了，所以現在值得報告，現在所有的永無鳥築巢都築成這樣的，寬寬的邊，小

雖可以在上面散步

彼得回到地底的家裏的時候，文黛也是差不多剛剛被風箏東飄西飄的帶到家，大家都很歡喜。每個孩子都有一段冒險故事講；不過最大的事蹟就是他們現在已遲睡了好幾點鐘，這件事使得他們非常得意，所以他們故意的閃閃躲躲的要求綑帶包裹，好再多遷延些時候去睡覺。但是文黛雖然看了他們安穩到家，心裏歡喜，可是現在時候不早了，急得她直喊，『上牀去，上牀去，』那聲調使得你不服從。但是第二天她又非常的溫和了，把綑帶給了他們，他們就跛着腳繫着腕的，一直玩到夜晚。





## 第十章 快樂家庭

這次湖上交鋒的一個重要結果，便是紅人成了他們的朋友，彼得救了虎蓮一命，所以她和她的部下以後無事不樂於相助。整夜的他們坐在上面，看守着地底的家庭，等着海盜來襲擊，很明顯的這襲擊不能再延緩多久的了。就是在白天，他們也在上面逡巡，吸着和平的煙，那樣子好像是等着什麼好吃的東西似的。

他們喚彼得做大白父，匍伏在他面前；他很歡喜這個，實在於他沒有益處。

「大白父，」他很威嚴的對他們說，他們伏在他的腳下，「很歡喜，有你們這班小紅戰士保護他的住居，抵抗海盜。」

「我虎蓮，」這可愛的人回答說，「潘彼得救了我，我是他的好朋友。我不准海盜來傷害他。」她一方面實在是過於謙遜，而彼得以為這是他應得的報答，他於是俯就的回答，「很好。潘彼

「得說的」。

每次他說「潘彼得說的」，那意思就是叫他們閉上嘴，他們也就馴順的承受；但是他們對於其餘的孩子們可沒有這樣恭敬，只把他們當做平常的孩子。他們向他們說「你好嗎？」一類的話；孩子們覺得可惱的是彼得似乎認為這是應該的。

私下裏文黛對他們有一點同情，但是她是一個極忠誠的主婦，絕不肯聽從對父親的怨言。「父親不會錯的，」她總是這樣說，無論她私人的意見是怎樣。她的私人的意見是紅人不該喚她做老婆。

我們已然到了這一晚上，他們叫做「夜中夜」，因為這一夜的事蹟特別的重要。白天什麼事也沒有發生，好像是在養精蓄銳一般，現在紅人裹着氈子在上面站崗，孩子們在底下吃夜飯；彼得不在內，他出去打聽時刻去了。在這島上打聽時刻的方法就是先去找到那條鱈魚，然後在旁邊等着聽鐘敲。

這次夜飯是一餐假設的茶點，他們圍着桌子坐下，狂吃大喝；他們爭吵談話的聲音，文黛說是

真可以震聾了耳朵。文黛並不怕喧嘩，但是她不歡喜他們搶了東西又說是禿禿推他們的臂肘。在吃飯的時候他們有一條定律永遠不准回打，應該恭恭敬敬的把右手舉起來把這件爭端向文黛說，『我告某某；』但是事實上不是他們忘了這樣做，就是做的回數太多。

『不許響！』她喊，因她已告訴他們二十次了，不准大家同時講話。『你的杯子空了嗎，親愛的斯賴特賴？』

『還沒有十分的空，媽媽，』斯賴特賴看看想像的杯子。

『他連牛奶都還沒有喝呢，』泥布斯插嘴說。

這是告發，斯賴特賴捉到了機會。

『我告泥布斯，』他應聲說。

但是約翰先舉起了手。

『怎樣，約翰？』

『彼得沒在這裏，我可否坐他的椅子？』

「坐父親的椅子，約翰！文黛覺得這是污辱了。『當然不可以。』

「他並不是我們的真的父親，約翰回答說。『他不曉得怎樣做父親，還是我教他的呢。』這是怨言了。『我們告約翰，雙生兒說。

禿禿舉起了手。他是他們當中最謙遜的一個，所以文黛對他特別的溫和。

「我不以為，禿禿懷疑的說，『我能成為父親。』

「不能，禿禿。」

禿禿不常講話，一講起來便很蠢的講下去。

「我既不能做父親，他沈重的說，『我想你也不肯讓我當嬰孩罷，邁克爾？』

「不，我一定不，邁克爾答說。他已在搖籃裏了。

「我既不能是一個嬰孩，禿禿愈說愈沈重，『你想我能是一個雙生兒嗎？』

「自然不能，雙生兒回答說；『做雙生兒是很難的哩。』

「我既不能成為什麼重要角色，禿禿說，『你們可有人願意看我變一套把戲嗎？』

「不，」大家回答說。

他只得住了口。「我真是一點希望也沒有了，」他說。  
討厭的告發又來了。

「斯賴特賴在桌上咳嗽。」

「雙生兒先吃了牛油餅。」

「小捲毛用了牛油又用蜜。」

「泥布斯的嘴裏滿着還要講話。」

「我告雙生兒。」

「我告小捲毛。」

「我告泥布斯。」

「啊乖乖，啊乖乖，」文黛喊，「我真有時想，老處女值得羨慕哩。」

她令他們散開，她坐下來理針線籃子，滿籃子裝的是長襪子，每個膝上照例的有一個洞。

「文黛，邁克爾抗議說，『我太大，不能住搖籃了。』」

「我總得要有一個人住在搖籃裏，」她幾乎嚴厲的說，「你又是最小的一個。一隻搖籃是全  
家裏最有趣最有家庭風味的東西。」

她縫的時候，他們就圍繞着她玩；這樣一羣快樂的臉龐，舞蹈着的手腳，被那浪漫的壁爐給照  
耀得通亮。這樣景象是地底家庭裏所常見的，但是我們現在是最後一次看見了。

上面有腳步聲，文黛首先聽出來了。

「孩子們，我聽見你們的父親的腳步聲。他喜歡你們到門口迎他。」

在上面，紅人在彼得得面前鞠躬。

「好好看守，勇敢的人。我說的。」

於是孩子們把他從他的樹裏扯進來。這樣的事從前常常有的，以後再也不能有了。  
他給孩子們帶來了核桃，給文黛帶來了準確的時刻。

「彼得，你把他們慣壞了，你知道罷。」文黛媚笑着。

「是嘍，老太婆，」彼得說着掛起了他的鎗。

「是我告訴他的，母親都叫做老太婆，」邁克爾低聲向小捲毛說。

「我告邁克爾，」小捲毛立刻說。

頭一個雙生兒走到彼得跟前。「爸爸，我們要跳舞。」

「跳去罷，我的小人，」彼得說，他的興致很高。

「但是我們要你跳。」

彼得實在是他們當中最會跳舞的，但是他假做出被取笑的样子。

「我！我的老骨頭要嘩啦啦的響哩！」

「媽媽也要跳。」

「什麼！」文黛喊，「有這樣多的孩子們的母親，跳舞！」

「但是今天是禮拜六晚，」斯賴特賴暗示說。

實在並不是禮拜六晚，也許是也說不定，因為他們老早忘記了日子；但是他們要做點什麼特



別的事，他們總是說是禮拜六晚，於是他們就真做了。

「當然這是禮拜六晚，彼得，」文黛說，有點翻悔的意思。

「像我們這模樣的人，文黛！」

「但是現在只有我們自己的孩子。」

「話是不錯。」

於是告訴他們可以跳舞，但是先要穿上夜衣。

「啊，老太婆，」彼得偷偷向文黛說，他向爐前取爇，看着文黛坐在那裏補襪子，「你我二人每天工作完畢之後，到晚上最愉快的事，無過於孩子們聚在跟前，在爐前休息。」

「那真甜蜜，彼得，是不是？」文黛說着悠然自得。「彼得，我想小捲毛的鼻子像你。」

「邁克爾像你。」

她走到他面前，把手放在他的肩上。

「親愛的彼得，」她說，「有了這樣大的一個家庭，當然我的青春已經過了，但是你不換掉